

禮

經

校

釋

禮經校釋卷三

吳縣曹元弼學

士相見禮第三

兼有自相朝覲之禮 校曰覲衍字

士相見禮自漢以來相傳無記自首至尾皆經也後人以凡燕見於君以下爲記不知事禮三千其中必有以類相從零星閒見如曲禮少儀玉藻者賴此可見梗概安得反以其似記而疑之乎

玉藻諸篇乃禮文散逸之後知禮君子拾其零章斷句或非出一人之手故前後頗有參差互見者若其本經則當以類相從條理井井如此篇也此篇有與玉藻同者則知玉藻

等篇固多逸  
經在其中矣

士相見之禮

案下文及還摯者 校曰及衍字

主人節

辭而不受 校曰而當爲則若言辭則不受矣  
今須相見故言請而已

賓對 至以請

言如固請終賜見也 校曰固各本作故

主人 至辭摯

賓及主人皆云不敢爲儀文句旣異 校曰儀

下文上當有脫文擬補云兩番主人辭又皆云  
請吾子之就家也文句既異異當爲隔

主人 至 摯出

不受摯於堂下人君也 釋曰兩君相見受玉於  
堂士大夫相見受摯於庭是下人君也下文大夫  
相見皆如士相見之禮則大夫亦受摯於庭與士  
同也注義甚明楊氏所云可以解聘禮不可以例  
此經也

主人請見節

禮記皆有禮賓 校日記當爲訖

若諸文有留賓者 校曰若下脫然字

非燕見之禮故也 校曰燕或當爲反

臣始事見于君法 校曰事當爲仕

主人復見之節

故聘禮與冠義皆云每一門止一相 校曰當

爲故周禮司儀云每一門止一相

主人至不從

彼初是公迎彼初之命 校曰下初字 殿本

作君

故云雖同日亦出迎 校曰云衍字

士見節

又文有三辭 釋曰此以下豫釋若嘗爲臣者章又者承上之辭文謂禮文也

賓出節 使擯者還其摯于門外 釋曰門外大夫門外也蓋賓出門即使擯者還之賓受摯乃歸故下注云受其摯而去之

擯者 至 固以請

言使某尊君也或言命某傳言耳 釋曰此可見聖人制禮一字之間具有正名定分之意繼公謂使猶命也豈知古人法度之言哉

下大夫節

飾之以布謂裁縫衣其身也 釋曰下大夫相見以鴈上大夫相見以羔皆飾之以布謂諸侯大夫天子大夫飾以績鄭義如此吳廷華云擊重於飾尙無王朝侯國之分豈一飾之微反績與布各別乎弼案吳說誤甚先王制禮別嫌明微王朝侯國卿大夫擊同者以同爲人臣也飾異者所以明等差也一執擊之事而君臣之義上下之分胥於是乎見吳氏未之思也吳又云經明言飾若以布而不績何取乎飾也案飾字注謂裁縫衣其身義至

明確如吳意則飾字竟似代績字者經文爲不辭

矣

此經飾之以布與記飾羔鴈者以績文法一例皆直截易明吳牽合爲一乃支離不可通

摯重飾輕天子卿大夫與諸侯卿大夫不異其重而異其輕者以君臣之義重而貴賤之差輕也羔鴈有布則視雉無布者固爲飾矣

### 上大夫節

秋獻麇有成禮 釋曰疏是也不據春獻羔者或古經獻羔之禮附見於獻麇之篇其儀詳於執麇故云如麇執之耳

謂先以繩雙繫前兩足 釋曰雙繫謂并繫也

此釋經麋執之 校曰經下脫如字

始見節 執擊至下 釋曰舊讀不必改盛說泥

下謂君所也 釋曰王氏引之以下爲堂下是也  
而以鄭爲未安則非君所不可謂之下堂下豈不  
可云君所乎鄭云下謂君所是明以下爲堂下與  
鄉射笙一人拜于下聘禮記自下聽命之下同也  
賈疏乃誤耳

庶人節

皆是庶人貌也 釋曰曲禮帷薄之外不趨正  
義謂大夫以簾士以帷其臣吏於外不趨則內

可趨爲敬案大夫士之臣吏則庶人在官者也

謂私臣羣吏也  
屬吏宜亦然

曲禮此節所言趨翔皆爲庶人

貌庶人常法固有趨翔也

此庶人見君不趨翔謂是常法 校曰翔下有

脫文當云此庶人見君不趨翔者此見君法彼

是常法謂當爲彼常法謂在官府之常法也

論語

至

與庶人同也

校曰同上脫不字疏意

謂論語是孔子行事而有趨翔者論語說孔子

爲大夫與君圖事之法與庶人不同明士大夫

見君當趨翔也

若他邦節

賓如此法 校曰如 殿本作知

凡燕見節

則此與燕義燕禮 校曰義燕二字衍

故知此經是特見皆圖事 校曰皆字衍

凡言節

須重己所言亦當量君安坐乃可得入而後傳

出己言 校曰乃可得入常在亦當量君安坐

上

與君言節

知此博陳也 校曰陳下似脫燕見言語之儀  
六字

以據天子 校曰以已通

注爲天子諸侯 校曰爲當作謂

凡與大人言節 釋曰此節記臣與君言之法下節  
記子與父言之法天子諸侯大夫皆曰君而天子諸  
侯爲正君故注據言之賤事貴其帥時也後人未達  
注意耳

此言抱卽面相袷不視袷是敬君之常禮 釋  
曰抱謂袷下帶上也視抱者面向袷而其所視

又下於袷是特爲敬君之禮也常衍字常禮當  
綏視謂面下袷上也視天子則視袷

說文云毋蓋亦禁辭 校曰毋下有脫文宜補  
云止之也此云毋改蓋亦禁辭

若父節

與士大夫同者 釋曰謂遊目視面

若君賜之食節言見客於君之禮論語侍食於君節  
玉藻若賜之食而君客之節皆與此同若有將食者  
節言侍食常禮玉藻若有嘗羞者一節與此同玉藻  
前一節言君命之祭然後祭此經上節及論語但言

君祭先飯者命祭君之義先飯臣之禮此經主言臣禮故不及命祭玉藻補經所未備也此經云賜據君言論語云侍食據臣言賜如君若有賜焉之賜謂特賜與之禮食記人恐後人不明故申之曰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客之二字正釋經賜字也邢氏曷論語疏始誤以君祭先飯爲臣不祭非客之之禮江氏永駁之謂不言祭者記者畧之君以客禮待之故代宰夫嘗食若非客之則有宰夫嘗食夫子不得先飯矣案江說至精蓋侍食而客之與正侍食異者有三客之則膳宰不嘗食不客則嘗食一也客之則命之祭不

客則不命二也客之則先飯不客則不先飯三也蓋  
君將食膳宰嘗食正禮也客之則不使膳宰嘗食以  
膳宰不爲客嘗食故降尊以就卑與客同燕禮大射  
羞膳者皆不嘗食是也然君雖以客待臣臣不敢嘗  
君之客己且不敢廢君嘗食之禮使君因己而食火  
齊不得之物故於君祭時先飯示代膳宰嘗食也燕射  
賓重則無膳宰嘗食者尊客之義代膳宰嘗食者愛  
不嘗食君之仁也若不以客禮待之則君自伸日食正禮使  
膳宰嘗食既有嘗食者則臣不嘗食但循侍食之常  
而已王氏引之褚氏寅亮胡氏培翬劉氏寶楠等不

知膳宰所以不嘗食之故乃謂客之與不客所異者在祭不祭不在嘗食者之有無誤矣夫所謂君祭先飯者據臣言之也若合君一邊言則臣當後祭先飯矣

君命之而祭是後祭祭畢卽先君而飯

若君賜之食節

亦不得祭故一也 校曰不衍字涉下誤

若臣嘗食 校曰阮云臣嘗要義作尋常案單疏亦作尋常是也此本誤

若君賜之爵節 升席祭 釋曰常侍食不祭侍飲得祭者酒無不祭鄉飲酒禮曰祭飲辯有脯醢不祭

又侍食惟俟君食而食非特賜不拜禮輕侍飲則君賜爵拜受禮重故拜不拜不同也

下一義再商

退坐取履節 釋曰曲禮就履跪而舉之屏於側言獨退長者不送之禮鄉長者而履跪而遷履俯而納履言長者送之之禮蓋不向長者則屏向長者則遷是其異也俯而納履則同此經云隱辟而后履胡云卽謂屏於側也注云俯而逡巡是屏於側者亦俯而納履玉藻於隱辟而后履下云坐左納右坐右納左是也曲禮言屏於側於鄉長者之上則屏於側是長者不送之禮此經言隱辟於君爲之興之上則隱辟

是君不興之禮其儀正同經云君爲之興則曰君無爲興言則則君固有不興時矣

下而云退者 校曰當爲而下云

若先生節

欲見言敬客先拜也 校曰言字似衍

吳氏以先見爲先見之於家仍不能外乎注拜之說

非以君命節 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 校曰疏云經直云大夫故王氏引之謂據賈疏大夫下本無士字弼案無士字更難解疏述經有士字從述經及今

本

大夫卿士 校曰疏述注無此四字又云經直云  
大夫鄭兼云士者故或以注卿字爲衍彌案卿字  
非衍從今本

此節經注後人多不得其解今爲釋之曰大夫以君  
命使者聘也聘則公士爲擯大夫士俱有非以君命  
使而以君命私言事則以私人擯不以公士擯大夫  
士不俱有公士對私人言散文則直曰士經云非以  
君命使則大夫士不俱有可知如是者則不稱寡寡  
字兼上大夫稱寡君之老下大夫稱寡大夫而言云

大夫士則以君命使可知如是者則上大夫得稱寡君之老下大夫得稱寡大夫經但言寡君之老者舉上明下耳其大夫之中兼上下二者蓋統言則皆是大夫也卿聘以下大夫爲上介不直用士而云士者蓋總見聘則大夫士俱有上賓既以下大夫爲介又以公士爲士介上介亦統在大夫中若非聘則公士且不得用無下大夫可知經文上下相互自足不言擯而擯義卽在士字中矣注云謂擯贊者辭也者核上下經文意而知又賈氏謂據玉藻爲證是也玉藻公士與私人對文此經無所對則經士字當記公士

可知云不稱寡者不言寡君之某言姓名而已者釋經不稱寡句也經下句言寡君之老注變老爲某者所以通其義於下大夫明寡字兼寡君之老寡大夫而言下句但言寡君之老者舉上明下也既不稱寡則言姓名而已云大夫卿士其使則皆曰寡君之某者大夫下大夫卿士上大夫經之大夫兼上下二者然下但言寡君之老意雖互明文似未備注亦恐人偏指上大夫故竝舉大夫卿士以實之注之大夫則專指下大夫非經之大夫注之士字更與經士字全無涉四字只當經二字先大夫後卿士者順經大夫

文耳然其意則與經大夫別也經不言大夫使注以  
使字申之明士爲擯則必是使故稱寡君之某也則  
上云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者是大夫士不俱有明  
矣云檀弓曰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  
寡君之老者彼經無之老二字彼注云見在臣位與  
有祿同也君有饋有饋於君於末句無明訓今案彼  
文當依此注所引釋之蓋既仕卽公士士惟隨大夫  
爲介以聘其擯辭則曰寡君之某記單言寡君正與  
此經單言寡文義一例云使者明無以私事出而用  
公士爲擯稱寡之理也惟使聘則可耳雖彼此立文

意各有主而事則相同故注引爲證上句證士字末句證聘用士擯辭君有饋句則連引耳但言寡君之老者亦舉上明下以上云寡君之某兼上下言文已明故也老尊稱也大夫爵稱也周官鄉老尊於鄉大夫尊卑異稱德之衰也聘所以講信修睦考禮一德尊事天子公事也非聘而出私事也異擯又異辭春秋之義名氏不若官公私異稱義之正也德義禮之本也

則曰寡君之某故鄭摠云某也 釋曰上句是

疏括寡君之老寡大夫兩辭以釋注文

若然經直云大夫至寡君之士某也 釋曰玩  
疏意似注補出土一層經上句亦兼士下句但  
言大夫故注補之則注卿字衍矣然與玉藻聘  
禮不合今不從

謂試爲大夫士 釋曰此蓋專指士不兼大夫  
疏未然

自稱寡君之某 釋曰變注老字爲某字者所  
以通其義於士也然此文本專據士言疏解未  
的

凡自稱節 宅者 釋曰王氏引之以宅爲託於諸

侯者案託者而仕既與士大夫同則不仕者當直與庶人同何必別爲之稱乎王說非

禮經校釋卷三終

同邑王大綸校字

禮經校釋卷四

吳縣曹元弼學

鄉飲酒禮第四

若然謂諸侯鄉大夫 校曰謂上似脫鄭字

還是鄉飲酒黨飲酒法 釋曰言還是鄉飲酒

中黨飲之法也

鄉飲酒義六十者三豆云云明與此經不同此尊賢非常禮彼尚齒常禮也此經賓介是賢餘皆以齒序者以賓介爲主特尊之眾賓則循尚齒之常亦鄉黨莫如齒之意

禮記目錄於冠昏鄉飲諸義皆云別錄屬吉事  
案冠禮注云古者有吉事是亦以冠爲吉事也  
鄉飲酒之禮

先就庠學者若先生 校曰者當爲中若盧氏  
文昭改告從之

主人戒賓節 賓拜辱 釋曰拜辱卽拜迎也特言  
拜辱重其禮也此與鄉射事同而義異凡經傳言拜  
辱者皆然

不固辭者素所有志 釋曰士冠鄉射禮不專爲  
己故禮辭而不固辭此及士相見禮專施於己則

皆宜固辭以致謙今賓乃禮辭與相見異者以幼  
學壯行素所有志故也觀此注則鄭君固欲行道  
濟時者特以漢祚將移權奸竊柄舉己者多非其  
人是以屢徵不屈守死善道其出處合乎聖人後  
世稱鄭大司農非其志也 盛氏謂將賓己而固  
辭君子惡其矯案賓之道當難進易退固辭亦何  
至惡其矯但出而行道是素所有志故不固辭耳  
下節盛說更謬胡氏已斥之

乃席賓主人介 眾賓之席皆不屬焉注不屬者不  
相續也皆獨坐明其德各特 釋曰乃席賓主人

介句言爲賓主人介布席也眾賓之席皆不屬焉  
句言爲眾賓布席其席皆不相屬也皆者皆眾賓  
三人不兼賓主人介賓主人介之席面位各殊相  
去懸絕無所謂屬不屬言不屬者本有屬道也不  
屬謂眾賓自不相屬非謂與賓不屬賓是當日至  
尊其不得與之相屬不待言又賓有席西拜之禮  
其席自不得與他席屬經云皆不屬若謂與賓不  
屬則惟指三人中之首一席不得云皆故知不屬  
是眾賓自不屬也屬者繼也鄉射云眾賓之席繼  
而西亦謂眾賓自相繼非與賓相繼彼云繼此云

不屬明其禮殊所以然者彼習眾庶示以親睦之風不爲殊別此賓賢能取各自成德之義使之獨坐明其道明德立不流不倚此禮家微言不可易也此經之不屬與鄉射之繼正相對爲文不屬卽不繼也後人岐屬與繼爲二義反謂不屬卽繼顯與經背由不知不屬與繼之皆專屬眾賓耳至繼公謬說褚氏已辨之 鄉射繼而西與此皆不屬文義相對此皆不屬非謂與賓不屬則彼繼而西亦非繼賓而西明矣

天子諸侯左右房屢見禮經記注孔賈疏義申之

謂大夫士直有東房西室後人多疑之弼案謂天子諸侯宗廟路寢學宮左右房大夫士廟寢學皆東房西室者鄭君傳禮經先師相承之說也謂天子宗廟路寢如明堂燕寢諸侯之宗廟路寢學宮大夫士之廟學爲左右房諸侯燕寢大夫士正寢燕寢爲東房西室者鄭君之自爲說也知者公食大夫禮記宰夫筵出自東房注天子諸侯左右房禮器記夫人在房注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謂廟制也喪大記婦人鬢帶麻于房中注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謂寢制也大射儀宰胥薦脯醢由左房注人

君左右房謂學制也言天子諸侯左右房明大夫士不左右房公食諸篇言東房者東房對西房言特牲諸篇亦言東房者東房對西室言鄉飲酒賓席戶牖閒凡賓席皆在戶牖閒所謂客位鄉飲酒義謂其位在西

北則室在西無西房而上云蓋出自東房明東房對西室也聘禮還玉賓退負右房而立有右房者

據在正客館也

此條本賈氏義

此蓋師師相傳之義也詩

斯干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箋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周禮匠人注禮記玉藻注義同是天子宗廟路寢如明堂也鄭志謂文王在豐猶諸侯制度故

廟寢有東西房是諸侯廟及路寢乃爲左右房也

斯干箋又云此築室者謂築燕寢也天子之寢有

左右房是天子燕寢與諸侯正寢同則諸侯燕寢

當東房西室也旣夕禮朝廟正柩于兩楹閒注象

鄉戶牖也戶牖閒得與楹閒相鄉其室必正中則

大夫士之廟亦爲左右房

義本孔氏廣森

與諸侯同惟正

寢爲東房西室降于諸侯故饋食禮每言東房而

昏喪虞禮則惟云房明其制異

特牲豆邊銅在東房注云東房房中

之東當夾北者謂經但渾言東房不指東房中何處商度其地宜在東房中之東當夾北也是明豆

筮銅所饌之處非正釋東房夾北之說蓋有所受

正寢旣東房西室燕寢

自東房西室也鄉飲酒禮乃席賓主人介注賓席  
牖前南面牖在室中西賓席牖前當西北之位則  
室必正中

畧本盛氏世佐義鄉射言戶牖  
之間者鄉射賓不必在西北

是大夫

士之學亦左右房故鄉飲酒記及義及鄉射記皆  
言東房也然則人君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之  
說惟可施于正寢故注于正寢無異義此鄭君自  
爲說之義也蓋鄭見經于大夫士廟學之制皆言  
東房與諸侯同于寢制但言房與諸侯異疑先師  
言房室之制未免牽混故既著其說而于廟學復  
分別言之也鄭既疑先師之說所以仍著之者以

東房對西室言亦自可通傳說已久不敢輕廢猶肆夏存呂叔玉三易著杜子春之義蓋其慎也後人不深考注文而妄議鄭言大夫士東房西室之非又不深考經文而謂大夫士廟寢皆左右房惟孔氏廣森云君子之營宮室宗廟爲先居室爲後則寢之視廟宜有綱矣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此寢廟之異有明文者也大夫士之廟乃左右房其寢固東房西室以降于君耳饋食禮每言東房又言左房東以對西左以對右以爲廟無兩房者信不然也昏禮言房者五言

房中者四喪禮言房者四言房中者一虞禮言房中者一言房者二而皆不指其東西左右則以爲寢有兩房者亦未必然也漢書曰家有一堂二內一房一室合於二內之謂飲射在學與廟同制案孔據經文分別廟寢暗合注意最爲精確胡氏又據斯干箋謂諸侯燕寢爲東房西室亦發千古所未發但謂東房西室專爲燕寢之制而大夫士之正寢亦左右房則未合于經據經昏禮在燕寢喪虞皆在正寢喪虞與昏同言房若房中而不指其東西左右則大夫士之正寢與燕寢同一房審矣

且以次差之天子廟寢如明堂而燕寢左右房諸侯廟寢左右房而燕寢東房西室則大夫士廟及正寢當東房西室矣但宗廟尊故亦爲左右房而惟降其正寢爲東房西室東房西室無可復降禮窮則同故燕寢與正寢同東房西室也如胡氏說則大夫士宗廟正寢燕寢悉與君同制似失尊卑之差詩箋言天子燕寢有左右房是別于諸侯而言不兼大夫士蓋周初宮室皆承先王用諸侯制正寢左右房燕寢東房西室宣王改作乃於燕寢爲左右房與諸侯異制故詩特言之詩文可據以

推諸侯之制不可據以推大夫士之制也燕寢之制諸侯與天子殊正寢之制不獨諸侯與天子殊而大夫與諸侯亦殊故鄭詩箋言天子燕寢有左右房以別于諸侯禮注于正寢遵用先師諸侯有左右房之義以別于大夫士皆經之達詁也胡氏所以謂大夫士正寢亦左右房者以誤會詩箋之意謂一房者室東向開戶以達于房左右房者室乃南向開戶禮經喪禮虞禮言室戶皆南鄉者則皆左右房而非東房西室今案詩箋云此築室者謂築燕寢也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西其戶者異于

一房者之室戶也又云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室一南戶爾正義曰既有左右則室當在中故西其戶者異于一房者之室戶也大夫以下無西房惟有一東房故室戶偏東與房相近此戶正中比之爲西其戶矣案大夫以下燕寢與諸侯同孔據大夫以釋一房者之室戶亦未爲失而其言室戶之制則甚精孔意以一房者東爲房西爲室室之西偏當西夾北牖在室中央而戶則在東隅與房逼近是其戶在室之東也兩房者室居中牖在室中西戶在室中東是其戶近

室之中也近室中則西于在室東隅者故曰西其  
戶者異于一房者之室戶也經西南其戶承築室  
百堵言則西南專據室不據堂孔氏蓋案禮圖爲  
說義本明確經之西字對一房者之室戶在東隅  
則一房者室固不東鄉開戶經之南字對明堂之  
制四面有戶則更不足以明一房者之室戶不南  
鄉西南二字義不相蒙無論一房兩房室戶固未  
有不在南者若與房相通之小戶則春秋傳所謂  
側戶不在房戶室戶正戶之數不得單名戶昏禮  
內則由房入室由室入房不言出入當由側戶蓋

燕私之禮然經所謂贊入戶則固正戶諸經傳所  
言戶亦皆正戶未有稱側戶爲戶者側戶不獨一  
房之燕寢有之卽天子燕寢左右房者亦有之后  
夫人入御于君皆由房入室不由室戶蓋婦人恒  
由側戶出入也側戶不在戶數故鄭謂天子燕寢  
止一南戶非如明堂之制四面皆正戶也玉藻居  
恒當戶  
直言戶則是正戶非  
側戶故注云向明如謂一房者室東向開戶而  
無南向戶則是室無戶但有側戶矣以是言之室  
戶皆南向喪禮虞禮之戶固一房者之室戶諸侯  
燕寢大夫士正寢燕寢皆東房西室詩文禮例本

無不合也此經飲酒在學有左右房與私家異故  
席賓西北不在戶牖間而在牖前賓席牖前而其  
西仍得容衆賓三人不相屬之席也

尊兩壺節

士用櫛禁 校曰禮記校勘記云惠棟云櫛字  
衍按惠說是也弼案孔正義無櫛字於義順賈  
此疏引有櫛字故其說迂曲

疏云鄭以大夫士雙言也者雙言猶互言目下  
所引禮器注也言大夫士竝有禁名故鄭以大  
夫士雙言是以玉藻云大夫用櫛士用禁注以

檨爲斯禁是大夫士禮異矣而禮器云大夫士  
檨禁似大六士同名檨禁者注云檨斯禁也又  
云大夫用斯禁士用檨禁檨既是斯禁則大夫  
士所用者止一物特異其名耳然則禁是定名  
言檨者是義稱大夫士皆有禁名大夫士之禁  
皆有檨義故禮器大夫士總名爲檨禁也知檨  
是義稱者特性注以實獸之檨爲輿禁無足似  
輿故名檨檨之言飫少牢名斯禁爲檨取不爲  
酒戒特性經云禁而記云檨禁亦取不爲神戒  
與大夫同器也其實不用實當爲餘言惟祭與

大夫同名楸其餘不用此名但稱禁耳雖云楸  
禁仍不得與大夫同名斯禁禮器據士祭亦有  
楸義鄭達記意故云士用楸禁明與少牢大夫  
祭同也若然士之楸禁大夫之斯禁斯禁即楸名雖  
異其實同故禮器總名楸禁也弼按賈以大夫  
士同名禁同得稱楸揆以各經注本文多牽強  
其誤在不知禮器注楸禁之楸爲衍字因以大  
夫士楸禁爲一物不知大夫士楸禁猶言大夫  
楸士禁耳與玉藻文無不合亦無所謂互至特  
牲記之楸禁則與禮器不同

此條破疏實字爲  
餘字未敢自信俟

質通人  
正之

主人一相節

相主人之吏擯贊傳命者 釋曰擯接賓也贊佐  
禮也傳命請事之屬凡相者賓主未接之先則傳  
命冠昏相見是也彼云擯此云相一耳賓主相接  
之時則贊禮聘禮是也此云一相迎于門外則相  
者出請入告之後卽相主人以出迎賓有介故主  
人用相疏謂主人獨出迎似失之方氏謂不傳辭  
亦失之禮賓主固未有不出請入告者聘禮賓問  
卿下大夫擯亦惟一相請事後卿迎賓再拜賓卽

入此儀節與彼畧同惟無及內門主人先入擯者  
再請命一節耳然固不得謂無辭可傳也 盛氏  
謂此相卽州長案注云主人之吏周禮言鄉大夫  
頒教法于鄉吏又言興賢者能者帥其吏以禮賓  
之上注引其文吏卽州長以下屬吏也盛說是鄉  
射之相則家臣與此殊

賓厭介入門左介厭眾賓入 釋曰鄉飲興賢賢者  
善於禮鄉射又習民以禮樂故其儀有詳於他禮者  
賓厭介介厭眾賓賓黨自為禮有相厲以禮相引以  
德之意方氏謂主人先引而相引以從之則似賓不

以賓自待失之矣其釋少退頗有意可存

推手解其厭狀 校曰厭字誤單疏作揖

主人坐取爵興節

次言洗 校曰毛本同阮云次要義作後案單  
疏本次誤洗弼案單疏實作後與要義同

賓進東北面辭洗注必進東行示情 釋曰鄉射經  
與此同注云必進者方洗宜違位也言東北面則  
位南於洗矣案賓進當先南行繼東行此注言東行  
彼注言南行相兼乃足蓋賓始降時位在西階下直  
西序東面故主人辭降卽在階前主人適洗賓仍在

此位至主人既盥將洗賓乃進南行盥直洗南向主人可以辭矣又必進而東行直至洗西南乃東北面辭者欲近主人示情也既云北面則辭洗之位南於洗可知矣違位之位謂始降位下復位即復此位也位南於洗之位謂辭洗位也兩經皆進字絕句 又

案疏釋注以賓始降位即南於洗方氏申之似有意若然主人適洗時賓亦從而南行當洗南乃東鄉立俟主人洗乃東行近洗東北面辭也此主賓位與士冠異彼云阼階下此云適洗主人既適洗北則賓宜直洗南彼云賓降直西序東面此上亦云賓降下云

當西序東面直西序當西序皆東西節也降者自堂  
適庭之名不以遠近限彼降至階下此降至洗南亦  
無不可存考

主人坐取爵節 沃洗者西北面 釋曰鄉飲特有  
沃洗者重其禮威儀多昭絜之至也

徹鼎沃盥 校曰甬毛本作鼎阮云通解要義  
俱作甬案單疏作甬

賓拜洗節

復盥爲手坊汗 釋曰獻介介不拜洗手不汗故  
不復盥

賓降節

自定其義不殊 校曰定字逗

薦脯醢

周禮膳宰 校曰宰毛本作牢阮云閩本通解  
俱作宰是也案單疏作宰

乃設折俎

有全蒸其豚解爲二十一體體解卽此折俎是  
也 校曰蒸單疏作烝此數語有脫字當云有  
全烝其豚謂之豚解有解爲二十一體謂之體  
解體解卽此折俎是也

奠爵節 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

祭尙左手嚙之注尙左手者明垂紵之乃絕其末

釋曰初時以右手取肺末舉手而起垂本于下

仰左手執之既坐乃反以左手居上右手居下本

在上末垂下乃以右手繚肺至末而絕之故曰尙

左手者明垂紵之乃絕其末也經文弗繚右絕末

以祭尙左手十字當一氣讀言弗繚絕末時尙左

手也鄉射經曰取肺坐絕祭注卻左手執本右手

絕末以祭也又云尙左手嚙之注右手在下絕以

投口嘗之案鄉射文畧儀節與此經同惟不繚耳

注約此經爲說卻左手執本謂取肺時右手絕末以祭謂絕祭時舉其始末則中間儀節可推而知下經云尙左手注云右手在下絕則絕時左在上右在下與此同明矣注右絕末二句不可滑讀誤爲一時事 鄉飲威儀多故弗繚從大夫禮如後儒以弗繚爲不繚則但如鄉射云絕祭可矣於下記文 校曰於上似脫見字

降席節

其節同 釋曰節同謂同在禮將成時此大分言之下云義卽異卽則通

先後亦同也。校曰亦下脫不字一告旨一謝酒惡是義異一啐卽告一卒爵乃謝是先後亦不同也此細別言之。

賓西階上北面節

亦因奠爵不起因拜也。校曰下因似當爲遂故謂在席盡爵。校曰各本謂下有不字似是賓降洗節。

程氏讀上賓進東北面辭洗及下賓東北面盥皆東字絕句其說甚辨然全經少此文例恐不可從盛氏謂沃洗者在賓右故賓東北面是也。

且主人在洗北南面賓在洗南北面位之正也  
然主既南面而使賓常北面則疑于臨之矣故  
於獻賓時使賓東北面辭洗於酢主人時使賓  
東北面盥洗變此二節以示尊賓之義鄉射不  
言東北面盥者互見於此故略之

主人對節 賓西階上拜送爵 釋曰此時主人當  
亦少退不言者省文

卽尊 釋曰猶雖尊也

賓方奠爵于篚下 校曰下字衍

鄉射云賓坐取爵洗之時 校曰云字可刪洗

上脫適字時字句

主人坐奠爵節

崇充也言酒惡相充實 釋曰實猶滿也少半經  
曰皇尸未實蓋食之飲之皆欲其充實飽滿實尸  
一也故詩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主人之意惟恐  
酒惡不足以實實而賓飲之既且告之旨故拜謝  
之孔子曰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  
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也不足以傷吾子  
疏食卽謝酒惡之意祭與飧則充實也崇酒猶言  
實酒盡爵成禮之義也謂之崇酒者先王法度之

言如此充字無惡義而拜充酒之故則謝酒惡與  
賓之告旨相應告旨可以觀敬崇酒可以觀忠詩  
曰雖無旨酒式飲庶幾此之謂也盛氏訓崇爲重  
不如注義之親切餘家違失經意更不足辨

坐祭節

主人爲己洗爵 校曰主人上脫賓辭二字

賓西階上節 坐奠解于薦西 釋曰凡卑者於尊  
奠而不授此主人奠之者一獻將成益隆其禮以副  
忠信于薦西者欲賓之舉也賓則以初已得獻不敢  
復當其崇禮故於洗後不拜洗以示不敢當

注云殺於獻獻

當盛禮故拜洗此不敢復當而于主人奠時又辭其  
盛禮故不拜洗是殺于獻

復親酌己也不于酌時辭者主人與己己乃得辭禮  
之節也知非辭親奠者莫是卑于尊之禮又益不敢  
當故不敢辭也知不拜洗是示不敢當者介不拜洗  
不敢敵主人又聘禮歸饗餼賓朝服禮辭不服尊服  
示將不受亦其例也主人與禮事賓之意至酬而益  
摯賓接主人之意亦至酬而益恭而隆殺之節於是  
出焉知此者可與觀禮矣

賓辭節 主人阼階上拜送 釋曰此時賓亦少退

以舉解是禮已 釋曰已既也禮之既對下禮

初立文

然此辭是主人復親酌己 校曰然猶然則也  
是下脫辭字

介西階上立

此決上獻酬辭賓時 校曰辭字衍 殿本剛  
辭字獻下增賓字

介揖讓升節

就尊南授之 釋曰兩楹閒既有尊則授爵于尊  
南宜也且賓主敵者授受于兩楹閒正中降等者  
則當東楹此介雖主人所尊然降于賓故授于楹

閒而畧東適與尊南相當亦其宜也介惟不自酌  
其洗亦與賓同鄉飲酒之介尊于特牲之賓得備

禮也

特牲賓但授主人爵  
不洗有不敢酢之意

主人復阼階節

揖讓降 校曰讓字衍降不讓

主人西南面節

眾賓各得主人一拜 校曰阮云單疏本作壹  
案單疏此字實作一然依文例當作壹

此三拜賓賤 校曰賓上脫眾字

褚氏於上主人以介揖讓升云以下經眾賓復

位之文決之則此時介與眾賓已在西階下賓南之位矣案褚說致確有司徹賓位在門東主人獻之乃位於西階西南注云反下位也者謂反其在下之位猶言反降未定位在何處故卽申之云反下位而在西階西南已獻尊之乃指實其位與此經質言復位爲復故位者文意不同言復位明初時位在此矣又有司徹賓在門東北面此眾賓始入門左東面東面者明卽當至階下非定位若久立於此則當如聘禮之介

門西北面矣

記云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謂眾賓若多東面位不容

則轉而北面耳非介及眾賓初時在門左不至階下使次三人以下者卽不得不北面也若者不定之辭如介眾賓位門左此拜眾賓西南面則必有北面者不得云若矣

當以上揖眾賓西南面爲例主人與眾賓不甚相遠也

主人揖升節

注長其至多矣 校曰其單疏作者阮云長者當作長其

坐祭節

故上眾賓之長也 校曰上下脫云字

每一人獻節

則此三是三人 校曰上三阮云通解無案無  
者是

主人以節

故以主人爵降 校曰以字當在主人下

揖讓節

將以旅酬之事 校曰以當爲行

進坐節

而奠之今不親授 校曰當爲今不親授而奠  
之

不於人取之 校曰人下當補受之於地四字

以主人奠之 校曰主當爲一或人下脫之吏  
二字

設席節

避初也 校曰初各本作君似是  
而不與大射同者 校曰而字衍

明此席也 校曰席下似脫爲工二字

又取此工席在西階東 校曰取下當有證字  
樂正又在工西 釋曰疏義甚精據此則注北  
面下當有立於其西四字

工四人節

以三物詢眾庶 校曰三當爲五

二人瑟明二人鼓瑟可知也 校曰二人瑟當爲二人鼓瑟二人鼓瑟當爲二人歌

瞽三百人 校曰下當補眡瞭三百人

天子相 校曰阮謂毛本相下衍工字鄭案注有工字工下亦字乃衍耳

矇瞍奏工 校曰今詩工作公

以左於外側擔之 校曰左下似脫手字

樂正節 樂正先升 釋曰鄉飲燕禮之工皆至正歌備乃降鄉射惟有合樂工笙竝作故樂正皆先工

而升明工與笙竝監視之大射工得獻卽降故樂正始從工升以專監堂上之歌繼從工降以專監堂下之管飲射燕在堂上合監大射堂上堂下分監故先升從升不同耳

對後升 校曰後上似脫工字

工入節 釋曰上經明云瑟先則入而升升而坐皆瑟先也先者坐最西以次而東最後者最尊則最東工之禮然也相者注謂眾賓少者卽鄉射之弟子也 特牲禮曰賓弟子蓋對其長言則曰弟子不對長言 則直曰眾賓鄉飲之所選擇者惟賓介三賓餘則鄉

人來觀禮者通謂之眾賓其少者則曰弟子下文命弟子俟徹俎注云命弟子俟徹者明徹俎賓之義是弟子卽眾賓少者之明文也黨正飲酒之禮曰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五十以下皆眾賓也政役卽相工徹俎及鄉射納射器之類也蓋賓介三賓爲當日所特尊餘則名雖爲賓實則鄉民觀禮而來本當給禮事使少者爲之明有事服勞之義所以教孝弟故謂之弟子又少者聚處易於游戲無度故投壺有令弟子辭皆教民之道也吳氏以弟子爲非眾賓則必主人之吏矣豈有主人故使少不更事之人

千大禮者乎又後首面鼓之義注以尙樂畧於樂釋君禮而謂臣禮避之可見一器數一儀節之細皆有精義彌綸乎其間言各有當事無所苟吳氏非之將何說以處此若吳氏者可謂舉一而廢百者也

工歌節

鹿鳴箋與此注畧殊彼用魯說附毛詳詩箋釋例論語師摯之始關雎之亂劉氏台拱以始爲升歌亂爲合樂然上舉其人下舉其詩文例究屬牽強宜從鄭注爲正

然後羣臣嘉賓 校曰詩序羣作忠

卒歌節

凡工賤不爲之洗 釋曰下文大師則爲之洗明  
非大師不洗也凡洗皆主人自洗他人洗者必別  
白言之此不爲之洗非特主人不親洗併不使他  
人洗經文甚明下記云凡旅不洗不洗者不祭此  
祭飲而云不洗者蓋記爲賓主人以下言之以別  
於獻酢酬之必洗必祭工不從此禮也工不與於  
旅而獻與旅同禮之殺也雖不洗而祭獻究重於  
旅也

工主人親獻而不洗獲者釋獲者主  
人不親獻而洗皆執事者之禮殺也

無笙間 校曰無下脫升歌二字

而暑笙間合者 校曰笙字衍管卽笙未嘗暑  
之

薦脯醢節

知使人相祭者 校曰祭當爲者疏蓋讀注使  
人二字爲句相者二字爲句謂經所謂使人卽  
使前相者也故疊釋之曰知使人相者者

眾工節

則不祭而已 校曰而上當補飲字祭字句絕  
大師節

大夫若君賜之樂謂之大師 上旣言獻工矣乃

言大師者大師或瑟或歌也其獻之瑟則先歌則後釋曰君賜之樂謂之大師必經師相傳之義蓋君日舉以樂大師有事于公不得出而與他禮且諸侯三鄉若同日飲酒大師孰共孰否乎故知大師非公臣也既出君賜則或有或無與能瑟能歌斷不能定故此文在獻工之後而鄉射在前與叙尊者文例同但尊者止有或來或否之義大師則更有或瑟或歌之義爲異故注特明之其獻之瑟則先歌則後當爲歌則先瑟則後知者上文一人拜注一人工之長也歌尊於瑟歌之長乃爲工

長注不云瑟之長而云工之長明歌先獻也歌長  
尊故先獻而拜受爵拜送爵祭脯醢以別于眾工  
鄉射注亦云一人無大師則工之長者明有大師  
在歌則一人卽大師無大師或大師不在歌則一  
人乃歌之長也一人既是歌長則經於此云左瑟  
者大射注所謂節也其所以必左瑟者鄉射注所  
謂避主人授爵也歌之長雖得拜受祭脯醢猶不  
爲之洗若大師則爲之洗尊君賜也洗而獻其禮  
益隆卽非工長亦當拜受爵祭脯醢與一人同經  
不言者可知畧之且以互見于鄉射文也既有大

師則無論或瑟或歌樂畢告樂備及射禮樂正命  
奏樂以射皆大師職之亦尊之也獻之次工長在  
先其體大師爲盛辨賢辨貴賤之義於是交盡矣  
至君之大師則自有常官在歌其獻自在先而爲  
之洗也

知大夫大師有在瑟者以君賜不定知之  
大師在瑟不先獻之者瑟不可先于歌也

若大師在歌 校曰若下脫然字

笙入節

得獻乃始入也 校曰阮云得獻閔本作笙案

笙字當補在得獻之下三字竝存

在磬者之南 校曰磬上脫擊字

此篇之失也 校曰此上似脫致字

言亡三筓之意也 校曰言當爲已

未見毛傳 釋曰非未見也未盡遵用毛義耳

聲在時間見記兩階之間也繼公以爲阼階西  
南<sub>以</sub>至大射之笙磬笙乃東方磬之名與笙管  
之笙不涉繼公牽合尤謬毛氏奇齡說亦非

主人

拜送在西階東 校曰當爲在阼階上

眾筓節

二人者 校曰阮云二閩本作三案作三是

不備禮故 校曰此下脫不拜受爵四字

乃合節

鄉樂者風也小雅爲諸侯之樂大雅頌爲天子之樂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也燕合鄉樂禮輕者可以逮下也春秋傳曰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然則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 釋曰詩小雅大雅譜云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

天子享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  
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  
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案鄭論天子  
諸侯歌合所用詩以饗賓上取燕下就爲例其定  
上取下就之例以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爲準  
必知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者燕禮云遂合鄉  
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經明  
以周南召南爲鄉樂則風爲大夫所用之正樂無  
疑鄉飲酒鄉射息司正鄉樂惟欲用其正也大夫  
以風諸侯自必以小雅天子自必以大雅既大夫

以風諸侯以小雅天子以大雅則大夫用風爲正  
其用小雅者上取也諸侯小雅爲正其用大雅者  
上取用鄉樂者下就也天子大雅爲正其用頌者  
上取用小雅鄉樂者下就也所以必上取下就者  
以饗賓禮盛燕臣禮輕不同故耳譜於饗言饗賓  
燕但云燕然下云天子諸侯燕羣臣則燕臣可知  
禮之例燕饗對言則君臣各云燕饗君臣對言則  
君之燕饗皆云饗臣之燕饗皆云燕春秋傳王享  
晉士會而曰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  
是也知有饗賓上取燕下就者天子享元侯歌肆

夏合文王元侯二王後天子所賓也故上取肆夏而合文王用其正春秋傳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言元侯者別于諸侯也諸侯歌文王合鹿鳴

諸侯天子所臣也故歌文王用其正而合鹿鳴下

就也此雖蒙享文賓即燕臣之下就但以公當享且上承享元侯下起享鄰國之君文勢當在

此學者心知其意可耳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

鄰國君諸侯之賓也故上取文王而合鹿鳴用其

正春秋傳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是也譜但云

諸侯相見不言元侯相見元侯相見亦與天子於

元侯同但升歌清廟以避天子本孔氏說見仲尼燕居

然清廟肆夏同是頌則同是上取也

二王後得用頌

天子

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羣臣固臣聘賓於天子則陪臣於諸侯亦外臣也故天子歌合皆下就諸侯合樂下就也諸侯燕禮下就鄉樂燕也大夫鄉飲酒上取鹿鳴饗賓也鄉射亦饗賓而禮較輕則但合樂用其正不上取大射亦燕臣而禮較盛則但升歌用其正不下就上取下就總以饗賓燕臣爲衡賓則燕亦饗也臣則饗亦燕也故此注諸侯相與燕以下據燕言之卽包在詩譜天子享元侯三事中此所謂燕彼所謂饗也

彼饗字包賓之饗燕  
燕字包臣之饗燕

盛氏不辨饗賓與燕之悞謂

燕賓當較享賓降一等則諸侯享聘賓及己臣歌  
鹿鳴其燕聘賓及己臣當但歌鄉樂矣何以晉享  
穆叔歌鹿鳴之三三拜而燕禮亦歌鹿鳴與之同  
乎阮氏不知上取下就之例謂大夫士相見之樂  
爲鹿鳴諸侯燕大夫亦用鹿鳴兩君相見之樂爲  
清廟天子享諸侯亦用清廟夫不論其詩爲何人  
分所應用之詩與其人之用此詩爲何等事而但  
以其所用論之固已失其本矣如鹿鳴爲大夫士  
之樂則鄉樂之名何自而稱小雅之上有大雅兩

君相見何以越大雅而用頌仲尼燕居言兩君相見升歌清廟左氏傳言文王兩君相見之樂苟無元侯諸侯之分將孰是而孰非乎傳所謂文王兩君相見之樂正鄭所謂饗賓或上取者安得謂諸侯本不以小雅乎且如傳文則諸侯用大雅何以又用頌不依傳文乎禮記之兩君相見先儒固謂元侯升歌清廟正與天子享元侯之歌肆夏同爲上取也安得謂天子本不以大雅乎諸侯燕羣臣用鹿鳴乃其正天子羣臣爵雖尊在畿內與諸侯之臣禮同冠昏喪祭鄉相見之禮多依諸侯士大

夫爲準所以防僭差也天子燕之下從諸侯禮固其宜耳鄭氏取就之說原于燕禮名二南爲鄉樂之文據以定小雅爲諸侯樂大雅爲天子樂進乎此者爲上取退乎此者爲下就與肆夏之爲金奏爲工歌無與卽易肆夏爲清廟上取下就之義固如故也且金奏肆夏有入門之樂有升歌之樂孔氏廣森曰肆夏與肆夏之三不同彌謂入門之樂但歌肆夏一篇作於堂下升歌之樂乃歌肆夏之三於堂上而先擊鐘鐃於堂下以爲節旣鼓鐘鐃乃絃而歌之知者禮經之例凡歌三篇者皆連舉

三篇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是也歌一篇者則但稱一篇鹿鳴新宮騶虞貍首采蘋是也燕禮記大射儀兩見肆夏皆單舉一篇與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仲尼燕居入門而縣興文同是但歌肆夏一篇爲入門之樂也春秋傳曰金奏肆夏之三又曰三夏外傳曰金奏肆夏繁遏渠與入門之樂但云肆夏者絕不同則必升歌之樂也惟升歌故三篇連歌三篇連歌而曰金奏故孔氏謂工歌亦先金奏論語始作翕如也下云以成成卽簫韶九戍之成正歌備乃爲成則上云始作必升歌也

設升歌不金奏何以有翕如之象乎金奏肆夏一篇以納賓天子享諸侯兩君相見諸侯於朝聘賓於勤王事大夫皆得用之至大夫於賓客始不得用故曰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金奏肆夏之三以樂賓則惟天子享元侯用之故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不敢與聞若使肆夏止用之入門則晉爲聘賓奏肆夏正其宜也何不敢聞之有或謂天子享元侯入門歌肆夏之三穆叔不敢聞者非不敢聞肆夏不敢聞肆夏之三耳不知正歌外從無連奏三篇之法案燕禮大射儀並

云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荅拜而樂闋郊特  
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仲尼燕居兩君相見入門  
而縣興升堂而樂闋夫及庭至拜酒與入大門至  
升堂其時之疏數正同歌樂之道閒若一斷無同  
此一頃而歌之多少懸絕者彼爲歌肆夏一篇則  
此亦歌肆夏一篇其奏肆夏之三者乃升歌耳天  
子享元侯入門奏肆夏一篇升歌奏肆夏之三  
元侯相見入門歌肆夏一篇升歌清廟以避天子自  
此已下但有入門之奏肆夏而無升歌肆夏之三  
者晉爲穆叔旣於入門奏肆夏又於升歌時金奏

肆夏之三不拜乃復歌文王之三又不拜乃歌鹿  
鳴之三肆夏之三最在先故曰先樂金奏肆夏繁  
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據此則鄭謂天子享元  
侯歌肆夏據左傳明文與仲尼燕居不相背而相  
成此注云升歌頌實包肆夏清廟言之天子享元  
侯元侯相享享諸侯諸侯相享諸侯燕大夫大夫  
相與燕其用樂之事同而所以爲事者不同夫制  
禮自士始用樂亦然明大夫士之正爲鄉樂而後  
上而致于天子無相奪倫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周官鑄師掌金奏亦兼入門升歌而言又鄭以天子用頌爲上取者頌宗廟之樂易位五爲天子上

爲宗廟與此義同此注以頌亦爲天子樂者大分  
言之耳仲尼燕居升歌清廟亦歌清廟一篇又禮  
器賓出肆夏而送之鄭讀肆爲陔是也大射儀賓  
入奏肆夏而出奏陔是其明證周禮注尸出入入  
字帶言耳又阮說鼓鐘詩背  
傳箋義亦非詳詩箋釋例

義可知也 釋曰謂不言首者義可知也

亦得召南之化 校曰得當爲行

過百里之地 校曰過上 殿本增不字

二分天下 校曰各本同蓋謂有天下之二也

卽上采地 校曰卽字上脫所食二字

據此鄉飲酒鄉大夫所作也 釋曰作謂作樂

若然小雅云 校曰小雅當爲此注

遏取卑者一節 校曰遏 殿本改作通

及襄公四年公言饗 校曰公字衍

亦欲饗同也 校曰欲下似脫明燕二字

工告節 正歌備 釋曰正歌對無筭樂言無筭樂

降于正歌閒合而已不升歌笙奏以升歌歌之始笙

奏笙之始故無算樂不用閒歌小雅合樂二南於正

歌諸篇之外亦容有在正歌中者隨所欲用之無次數也

司正告節

今相見云 校曰當爲今相拜文

司正節

欲見司正退也至亦皆正慎其位也 校曰此文多衍當爲欲見司正退拱手少立自正慎其位者欲令賓主亦皆正慎其位也

賓北面節

欲見堂上 校曰上當爲下

無筭爵旅酬 校曰旅當爲之

主人節

其酬酌介 校曰介字衍

司正退節

辟受酬者 釋曰受酬者自西北來故辟之

北面命賓 校曰命下脫眾字

受酬者自介右 釋曰自介右則介之授解當如賓  
酬主人東南面矣上注云自此以下旅酬酌者亦如  
之者固據眾受酬者言也眾受酬者常禮介則特尊  
之

眾受酬者受自左注變於介也 釋曰授受之法授  
由其右受由其左常禮也依常禮則變於介矣敬  
謂尊受者如賓則凡受自左者豈皆尊之乎不達  
於禮例甚矣

拜興節

酬者當向所酬者立位所酬者北面故酬者或  
東南面或西南面授之盛氏謂三賓相酬當西  
北面授示向其席位不知此時已離席何必向  
之

使二人節

若有大夫則舉解于賓與大夫 釋曰此禮雖主  
於尊賢然俎則遵者之體貴于介席則遵者或三  
重或再重皆貴貴之義有大夫而舉解于賓與大  
夫固其宜耳大夫雖主黨然爲賓而來者也且大  
夫中兼有諸公諸公如賓禮安得不舉解以禮之

乎繼公說固矣或曰注顧鄉射立文若有大夫謂  
無介而有大夫者也

介於席南 校曰南當爲北下節介在席南同  
將盥時 校曰盥當爲洗

司正升自西階節

二人致爵 校曰人當爲次各本二作一亦未  
安

故使二人舉觶徹俎後乃坐也 校曰當爲舉  
觶後乃徹俎坐也

賓降席節

明士不得有違 校曰有似當作爲

賓取俎節

皆降復初入之位 釋曰賓至階介眾賓亦隨至  
階下卽其位也今復此位鄉射詳之

相讓也 校曰讓下似脫之所二字

說屨節

說屨主人先左賓先右 釋曰禮著屨坐左納右  
坐右納左說屨亦然主人先坐右而說左身畧向  
賓賓先坐左而說右身畧向主人皆所以爲敬一  
說屨之末節而知禮之精意如此鄭學可謂扶經

之心矣繼公乃謂其以意言之何哉

無筭樂

或閒或合 釋曰閒不限於魚麗六篇合不限於  
關雎六篇凡在二南正小雅者皆得用之引春秋  
傳者見無筭樂之法如季札所觀之無次數爾國  
君無筭樂如此之多大夫無筭樂可推非竟以季  
札觀樂爲魯享季札無筭樂之事也盛氏據聘禮  
請觀證觀樂是矣而謂注引之誤則以辭害志

賓出節

咳咳夏也 釋曰賦夏之稱咳猶鶩夏之稱鶩說

文云宗廟奏祫樂亦單舉祫字祫咳古字通咳夏  
爲上下通用之樂故鍾師與此文同盛氏必謂諸  
侯不得用頌則何以解于肆夏謂諸侯所奏肆夏  
與天子有異更何所據而云然乎鄭所謂諸侯以  
小雅天子以大雅上取下就者謂正歌也與入門  
賓出之奏絕不相涉盛氏所駁非駁注乃駁經也  
如其說則似周公不善別尊卑而待彼教之矣說  
經不以經爲斷而但以私意衡量之有不爲經害  
者哉

此且語鍾鼓 釋曰言此且論鍾鼓耳未及九

夏尊卑所用

南鄉主人也 校曰主人上似脫爲字

席于節 釋曰遵位當戶鄉飲酒義所謂東北也

謂士已上來觀禮乃有齒法 釋曰言賓介以德

眾賓雖以齒序而不如黨飲之以齒大相區別  
士以上來觀禮乃有齒不齒之法也士則齒大  
夫則否

此是天子貢人 校曰此單疏作彼案義當作

此天子蓋大夫之誤言此是諸侯大夫鄉飲酒  
法注引天子黨正飲酒相決者欲見天子鄉飲

與黨飲同故據彼黨飲決此鄉飲非有岐也

疏以天子黨飲與鄉飲禮同諸侯黨飲與鄉飲

禮異

以父族爲賓 釋曰賓謂堂上眾賓

公如節 復初位 釋曰初位西階下東面位也與

鄉射異詳鄉射

大夫節

與公侯同者 校曰侯字衍

明日節

體饗食燕皆賓主同服此賓服朝服無疑方氏謂

當服玄端以明朝士鄉民之分界不知此日自鄉  
達朝正當服朝服以明其事示致身之義自此始  
也若服玄端則分界安在乎

主人釋服

故玄端勞也 校曰各本無勞字是或者勞止  
脫以字

戒宿同服禮之常也鄉射則因禮輕于鄉飲酒  
而戒賓用玄端以明鄉飲之重公食則因賓有  
不敢當之意而先服玄端猶歸大禮之日賓朝  
服禮辭乃皮弁以受皆禮以義起者故經一於

速賓始言朝服一於賓卽位始言朝服以見初時之不朝服注據以爲說正與此注據主人釋服之文謂服玄端者同一明白如謂舉後見前則非經立文之達例矣

胡氏肇所辨之是

燕朝服于寢

因朝而命賓無戒速不得以難公食也以告節

君子國中有盛德者 釋曰此義方氏盛氏言之最是古稱君子有二一有位者一有德者有位者則鄉飲之遵者是也既與鄉飲正禮則息司正不與卽有正行禮日未來者此時亦不以請禮固有

其分限也有德者卽此君子儒行所謂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孟子所謂古之賢士也正行禮日不來故請之疏引曲禮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殆謂之君子此君子非有位者明矣王氏引之引鄉飲酒義鄉人土君子連上句讀證此君子爲卿大夫案此非古義卽如其讀亦鄉飲正禮之事不足以證息司正之君子鄉飲正禮又無君子之文則王讀非也士相見曲禮侍坐於君子皆兼卿大夫及國中賢者言王氏語無不侍坐於貴人之理是有貴貴而無尊賢斯不然矣

敦善行而不殆 校曰曲禮本文作怠怠殆通  
鄉樂惟欲

鄉樂周南召南 釋曰此用其正國君勞息之禮  
用小雅也周公時惟有二南繼公謂凡國風皆是  
謬矣

但鄉燕同樂 校曰鄉當爲饗

記鄉朝服節

鄉鄉人謂鄉大夫也 釋曰鄉目此禮也注訓爲  
鄉人謂鄉大夫者論語曰鄉人飲酒飲酒之禮鄉  
大夫主之也此禮是鄉大夫行於鄉之禮故謂之

鄉

凡飲射燕食之禮不宿戒此記云皆使能不宿戒  
鄉射記云使能不宿戒公食記云不宿戒惟大射  
爲祭而射有宿戒與他射禮異不宿戒者飲射諸  
禮之通例也此記及鄉射記不宿戒上皆云使能  
謂賓介必以賢能爲之與不宿戒本二事鄭於此  
記使能無注但釋不宿戒明二事不相蒙也於鄉  
射注云能者敏於事不待宿戒而習之者蓋不宿  
戒原非爲使能而然而能者自無待於宿戒鄭因  
使能而連及此義非正釋不宿戒也學者勿以辭

害志此注云再戒爲宿戒禮將有事先戒而又宿  
戒者公食注云此所以不宿戒者謂前期三日之  
戒申戒爲宿謂前期一日彼申戒此再戒一也兩  
注相證益明 鄭謂能者不待宿戒未嘗謂不宿  
戒因其能也不宿戒非因其能則他禮宿戒者豈  
有逆料其不能之嫌乎

不云服衣 校曰衣當爲亦

此直戒而不宿 校曰宿下脫戒字

其牲狗也亨于堂東北 釋曰鄉飲及燕皆有擇賢  
之義故牲皆用狗鄉飲亨于堂東北燕亨于門外東

方皆祖陽氣之發于東方也禮記但以亨于東方爲  
祖陽未嘗以牲用狗爲象陽妄人敬以東北艮位而  
牽合之獨不見燕禮牲用狗亨于門外東方不於東  
北牲與地不相應能復取艮象乎狗取擇人猶雉取  
耿介鴈取知時羔取從帥耳義必有所受之也

盛於東南 校曰當爲始於東北正月尙在東  
北春分乃正東或者盛上脫始於東北而五字  
因東北連及東南用鄉飲義成文耳

薦脯節

以脯脩置者 校曰阮云修宜作脩徐本亦誤案

嚴本正作情

賓俎節

或有介俎肫膈不言者 校曰不當爲兩下云  
肫膈兩見是其證

以爵節

言拜既爵者不徒起起必酢主人 釋曰以爵拜  
者不徒作當與下節連讀以爵拜者以卒爵而拜  
也與下拜既爵不拜既爵爲目蓋坐卒爵者拜既  
爵立卒爵者不拜既爵不拜既爵者徒作拜既爵  
者不徒作皆理勢之自然所謂隆殺各從其宜也

言以爵拜者則固有不以爵拜者矣不以爵拜者

眾賓也則以爵拜者賓介也遵亦無與于主人以

爵拜屬賓介則不徒作自指酢主人對眾賓不拜

者不酢主人言也以爵拜言以卒爵而拜初不問

其奠爵執爵前此之拜告旨拜告旨以告酒旨後

此主人之拜崇酒皆與此無涉拜崇酒以謝酒惡

拜蓋以爵拜者主人之於己也隆故既拜而必報

禮不以爵拜者主人之於己也殺故不拜而亦不

敢報禮此勢之相因而情之行乎不得不行止乎

不得不止者也然而知德者鮮矣

一人受爵 校曰一當爲三受上脫拜字

坐卒節 釋曰此拜既爵兼主人言上以爵拜則專據賓介之拜既爵耳以不徒作對眾賓徒作言也繼公以上以爵拜爲兼主人則主人拜後崇酒酬賓其理皆不與拜既相因也

崇酒是答其拜告旨特於酢禮終行之耳酬賓則更端矣

知不然矣

眾賓節

餘二人雖爲之洗不敢辭 釋曰經主人揖升至降復位統言獻賓長三人之事惟坐取爵於西楹下一語爲第一次獻所獨餘皆三次同則一洗字

足包見三次之洗經云眾賓之長三人三人同稱  
長主人待之無異禮自皆爲之洗矣惟三人中之  
最長一人又辭洗爲稍異故記補之補其辭非補  
其洗也言一人辭洗則餘二人洗而不辭明矣

立者節

或統於門 釋曰凡北面者門東則西上門西則  
東上統於門禮之通例見於士喪特牲諸禮甚詳  
他禮或不從此例者有爲爲之也此記云若有北  
面者則東上固依統於門之常例矣繼公改東爲  
西大謬盛氏謂東上統於主人亦非統於主人者

賓席耳豈所論於堂下眾賓之位乎且東上統于主人則北上者必統於賓同一眾賓或統於賓或統於主有是理乎或據聘禮介門西北面西上證此東當作西不知彼介與賓皆異國之臣統乎賓道宜統乎賓此賓爲鄉大夫所興之賢能其眾賓則皆鄉人來觀禮於學或東面立而統於堂或北面立而統於門依禮之常固其宜矣

樂正節

故明飲也 校曰明上似脫以薦二字  
於眾賓在下者同也 校曰於當爲與

凡舉節

謂獻賓獻大夫獻工皆有薦 釋曰舉爵每一爵之始作起也獻賓獻大夫獻工皆別爵第一爵起於賓遂及介眾賓是謂一作第二爵起於大夫之長以及其次是謂二作第三爵起於工遂及笙是謂三作賓也大夫也工也皆爵之所自始也舉其始而其下統之矣不徒爵者飲酒宜有肴以安之雖不食而其禮不可缺也曰舉爵曰不徒爵爵惟獻用之則此是獻禮也經惟賓大夫工不襲爵故知三作謂此三者也此亦記釋經之例也盛氏以

舉爵爲獻賓獻大夫三作爲三奠爵而起案經主人獻賓適洗後有坐奠爵于篚下盥洗之文旣奠而興合之盛氏所數三作則有四作獻大夫大夫不拜洗則止有二作皆與三作之文不合又以不徒爵爲實爵則禮豈有舉爵而不實者何待言乎胡氏以舉爵爲舉觶然爵與觶自不得牽合記明云舉爵則所舉者爵也非觶也舉爵爲獻禮所起舉觶爲旅酬所起正足相證要不得以舉觶當舉爵也二說皆非方氏等說更無論矣至此節之次此記在樂作上鄉射在凡奠者於左上記文容有

前後參差未可一概論也 經上篚惟有三爵賓  
大夫工爲三爵之始觀下獻工節疏益明

獻工節

猶升取爵于西楹下 校曰猶當爲又

受介酢所以奠爵西楹南者以當獻眾賓耳受  
大夫酢畢則爵無用矣當奠于篚也繼公說非

其篚節

獻於西階工 校曰工字譌單疏作上

繼公以此文爲因上文而及之則竟如贅疣矣  
其背注誣經多如此

磬階閒節

大夫而特縣方賓鄉人之賢者從士禮也 釋曰  
士禮特縣一面天子之士鍾一堵磬一堵諸侯之  
士惟磬一堵無鍾知者此記云磬階閒縮雷上經  
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皆言磬不言鍾則無鍾  
可知又經賓出奏陔注陔陔夏也周禮鍾師以鍾  
鼓奏九夏是奏陔夏則有鍾鼓矣鍾鼓者天子諸  
侯備用之大夫士鼓而已據此則士有鼓故鄉射  
亦云不鼓不釋漢時大學行禮罷出以鼓陔爲節  
但言鼓不言鍾蓋古士禮之遺也士有鼓磬無鍾

自無鏞蓋鼓磬次於鍾鏞者也有鍾鏞則奏鍾鏞  
而以鼓磬應之無鍾鏞則但奏鼓磬而已左傳晉  
侯賜魏絳歌鍾二肆之半是大夫得用鍾一肆  
合磬則士當用磬一堵左傳凡言擊鍾者皆大夫  
禮論語夫子取瑟而歌擊磬於衛及言小子鳴鼓  
而攻之皆士禮有瑟磬鼓無鍾與此禮吻合則士  
無鍾鏞明矣

鄭君周禮小胥注鍾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  
在一虞陳氏鳴駁之謂典同凡爲樂器以十有二  
律爲之數度則編鍾編磬不過十二耳謂之十六

可乎嘗讀漢書成帝時於雒水濱得古磬十六枚  
未必非成帝前工師附益四清而爲之非古制也  
康成之說得非因此而遂誤歟 欽定周官

義疏云樂有黃鐘大呂大蕤夾鐘四清聲故編鐘  
編磬必用十六是十二律加四清也宋樂志以爲  
爲夷則南呂無射應鐘四律爲宮使商角不陵僭  
宮聲故用四清皆半律然只有四清而角以後□  
不妨用全律者沈括馮元以爲惟臣民不可陵君  
事物則不必辟也四清古瀉也樂之宵緊繫焉陳  
氏著樂書志復古樂而乃屏棄四清何異耳食乎

臣元弼 謹案鄭氏十六枚之說後人多疑之讀

欽定義疏昭然如日中天乃知惟 聖

人能作禮樂而鄭氏之學誠 聖人復起不

易者矣 周禮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鄭注固云

數度廣長也書大傳所云左五鍾右五鍾則特縣

非編縣此特縣與  
土特縣異 欽定禮記義疏云十二

月之鐘大鐘也大鐘特縣詩書爾雅所謂鋪是也

非十二辰之鐘則爲編鐘十六枚周禮所謂編鐘

是也大哉 聖訓萬世作則矣

古文縮爲感 釋曰王氏引之從感訓爲近案禮

經注言古文縮爲感者凡七不宜異解如訓爲近則多不可通縮感二字聲義皆通胡氏承珙說得之縮雷猶言縮俎及東縮西縮謂其編而縣之也王氏謂東西不得謂之從與經例背江氏筠謂經本未及樂縣故記亦不於縣致詳然經云堂下磬南卽鄉射所謂立于縣中

面位則異

不得謂未及樂縣

此所縣惟磬記云縮雷則固詳之矣

主人節

席坐在陰 校曰席上脫賓字

凡旅不洗

敬禮殺也 釋曰敬禮殺者主于歡非不敬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獻禮拜洗酬不拜洗旅酬不洗敬之差也

既旅節

後正禮也 釋曰大夫當助主人樂賢故樂作則不入士卑不得助主人樂賢但觀禮而已故既旅立行之正禮畢則不入經義之精如此

所酬獻 校曰阮云闕本無獻字案獻字衍

徹俎節

上之必受從者 校曰上當爲出

主人之俎以東 釋曰弟子得東者此在學學本弟子朝夕所在之處也盛以弟子爲主黨非或曰言以東明不出也東授主人贊者記畧不言耳

以上文三云 校曰三字譌單疏作直

樂正節

命擊鼓者 校曰句首宜重一命字

恐賓醉失禮 釋曰恐猶嫌也

若有節

統於遵也 校曰遵阮云闕本通解俱作賓案

作賓是

禮經校釋卷四終

同邑王大綸校字